

夜读偶记

花以外的世界

读王国华《掌上花园》

| 廖立新 文 |

每一个挑剔的读者，尤其是同样爱好写作的读者，在读别人作品的时候，内心不免泛起一点邪恶的小心思、小算计——我就想看看你到底能写出些什么新花样来！

存了这样的动机来读书，便格外关注这样一点：在人所能言、人所共言之外，作者到底能够给读者提供多少人所不能言的东西。

以写草木芳华类的文章而言，描摹物态，状形传神，写习性，叙花事，借物抒情，托物言志都是常规套路。那么，除此之外呢，能不能有更多的视角，更多的发现，更多的审美趣味，更多的思想启迪？

翻开王国华的新书《掌上花园》，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，作者对花草的观照方式是灵动而魔幻的。在这里，主体与客体，观照者与被观照者，我与物，二者的身份不是固化的，而是可以自由转换的。我观万物，则万物皆着我之色；万物观我，则我亦着万物之色。在作者和他的观照对象之上，似乎还另藏有一个充满猴性的孙悟空式的人物，拔一把猴毛吹一口气往空中一撒，就可以幻化出无数个孙悟空来。在《竹节草》里，他就是竹节草，一会儿想长成凤凰花，一会儿想长成扶桑花，一会儿想长成决明，学来学去却最终长成了个四不像。在《睡莲》里，他躺在床上，伸平四肢，就成了睡莲，胳膊抬高向空中，长成傲然花朵；眼睛一闭一睁，生命轮转不绝。在《莛萝松》里，甚至还可以变成竹扇掩胸、头梳抓髻的古代仕女，或者为了匹配莛萝松而再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一切只为了顺应莛萝松的需要。

我的第二个发现是，在王国华的

笔下，所有的花都不单单是花，还是超越形态种属界限的平等的生命。这些花花草草，远不像他在自序里说的，亲见不下两次，对视不短于五分钟，我分明感觉到，他是把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血交给了它们，因而能够共情同理，悲其悲，喜其喜，是其是，非其非。花就是人，人就是花。在《火焰木》里，我读到生命的轮回，读到自我与他我的轮转。在《黄花风铃木》里，我读到生命的明黄，读到欢喜神，读到生命不受拘束的美好。在《木豆》里，我读到了一种谁也不怕，谁也不服，怎么舒服怎么来的生命的野性。在《刺桐》里，我读到了寡言、话少的人，一旦爆发起来，连地球都要炸裂。在《红千层》里，我读到了一种源自内心的高贵，粗服难掩傲骨，落魄不失英气。在《基及树》里，我读到了中年生命的冲突与修复，读到了中年男人的沉稳与平静。在《水茄》里，我读到了城市最土气、最市井的一面，读到了清洁工、快递小哥、厨师、金融IT男，读到了他们自带的连铁锤钢钎都凿不碎的坚硬的神性。

在王国华这里，所谓花花草草，不过是个引子，引出他对历史、对现实、对世态人心的观察与思考。在《蓼》里，我读到了《诗经》；在《灯芯草》里，我读到了一直以来被误读的严监生，原来两茎灯草的故事不但与吝啬无关，反而堪为一生的问心无愧。在《六月雪》里，我读到了窦娥，读到了血溅白练、六月飞雪，读到了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冤死鬼，读到了他们可以凋零但决不融化的倔强。在《龙船花》里，我读到了赛龙舟，读到了哀婉的《船歌》，读到了湿漉漉的乡愁。在《女贞》里，

我读到了无处不在的隔离带。是无条件服从领导安排，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另类的存在，多少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回旋余地，共生才是大智慧。

作为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，王国华必是不愿放过平常物象中潜藏的诗意与哲理的。在《蒲桃》里，我读到了两棵蒲桃树撑起的高而大的世界，自足，镇定，安闲，宁谧。在《异木棉》里，我读到了汹涌而来的粉色，读到了花和叶之间因相互妥协而达成的和谐。在《紫荆花》里，我读到了花下人指染花汁，与人相握，互留余香的浪漫情致。在《碧桃》里，我读到了藏在花朵里的鸟，鸟鸣里的百转千回，高低错落，哀怨与欢喜，世情冷暖。在《凤凰花》里，我读到了春天和夏天彼此注目，万物间的分分合合，因每一个正式的仪式而见证了存在，凸显了意义。在《含笑花》里，我读到了底线意识，读到了犹豫之美，读到了试探态度，读到了水水的小欢喜。在《合欢花》里，我读到了超越时空的永恒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总有一种美始终绽放如初。

在王国华的《掌上花园》里，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被赋予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意义，即，读者在每一种花的后面，都可以打开一扇乃至多扇门，走进一个乃至多个世界。

当然，你也可以回到单纯的花的世界，只欣赏单纯的花的美好，从简简单单的一笔一画一点染中，去品味文字版的花鸟画的古典韵味。

《掌上花园》，王国华 著，深圳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，定价：58元

品书录

活出从容的滋味

读《清香的日常》

| 甘武进 文 |

“我坐在洁净的榻上，守着一大张宽阔而踏实的木桌子，茶上来，茶香溢出，猛嗅了几下，好像劫后余生见了故人，几乎想哭出来……我把一壶茶从浓喝到淡，第二壶，从润喝到枯，好像整个人都暖和了，心却苍凉了，但是也安顿了许多。”翻开《清香的日常》这本书，作者说，苏东坡写道：“人生所遇无不可。”那天，她在觉大寺，用无数盏茶把这句话送了下去——如果此生的茶可以喝成铭心刻骨，那就是这一场。

本书收录了作家潘向黎的经典散文名篇及部分新作，都是和“慢生活”有关的文字——减少物质的欲望，降低物质在生活中的地位，更注重精神性，在有限的心理空间释放出一些内存。作者用其独具个性的方式，将学识与妙悟融合，用心灵与文心共振，在喧嚣尘世中寻访一缕茶香，在现代烟火中品味古典风雅，在行走山川中赏读草木人间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散发出迷人的清香，为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慢度日常的生活美学指南。

“如果没有新茶，春天有什么好盼望的？”春天常常是令人烦闷的季节。冷暖不定，黏黏糊糊的雨水，杂乱无章的植物，“又是一年了”的压力……春

天简直气势汹汹，人需要在身体和心理上有足够的能力与之抗衡。“幸亏有新茶。”对于喝茶的人来说，新茶几乎是艺术品。芽如嫩玉，色如曙光，吹气如兰，沁人心脾，几乎可以算作现代人心理治疗的一种。“因此，等茶、买茶，成了一春的心事。”

茶饮最主要的功能，除了解渴，就是破睡提神。话虽如此，天下事有惯例就有例外。“我是从早到晚喝茶的……什么喝了茶睡不着这件事，对我好像天方夜谭。”潘向黎说，有这样奇怪习惯的不止她一个人——李修平在《坐下来喝茶》中写道：“我每日三餐之后，必泡一杯热茶，甚至睡觉前也要喝上一杯，否则就难入眠……”关于茶的神奇，她套用一句现成的句式：“如果你没有体会过，那我无法对你言说；如果你已经体会到了，那我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”

“若待皆无事，应难更有花。”唐代李昌符的诗引起联想：想到一个好去处聚一次，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工作忙妥，等到退休，又操心孩子的恋爱、结婚了……想要事事停当再来赏花，忘记了花期易逝；想要万事俱备再求自由自在，忘记了人生苦短。事实上，真心实意要赏花，总还是有办法的。“山

无重数周遭碧，花不知名分外娇。”公事在身、率队策马而行的辛弃疾都能捕捉到花儿的美和娇俏，这也是人生在世的一种福气。

“灞桥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就像一只灵活的手，在我身体里的一张琴上一挥，拨响了许多琴弦，余音袅袅，久久不息。”灞桥在潘向黎心中不可替代，仅仅是因为一首词，堪称千古绝唱、词中巅峰的一首词，它就是《忆秦娥·箫声咽》：“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……”那些别人想灌输给我们的，自己为了生存努力记住的，难以留痕，而那些“珍惜不尽”的，不用临时去记，已在我们的生命中。

潘向黎说，人哪怕不脱离日常生活的框架，也可以追求更富有精神性和艺术性的生活，过得更好、更舒缓，甚至——更自在，即放下很多欲望和现实计较，不论处境是否如愿，皆能趋于自在从容地生活，活出一种通透之美。愿我们在自己的生涯里得到安顿，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里找到美感，愿我们在俗世的烟火气中体会清欢，活出从容的滋味。

《清香的日常》，潘向黎 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，定价：56元

上架新书

九州出版社
99.80元
施爱东著
《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》
《中国龙的发明：近现代



本书借助文化学、民俗学的基本方法，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。在探讨近现代域外视野中龙形象的问题时，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欧、美、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，揭示出龙形象及其背后含义的复杂性。

河南文艺出版社 89元
温儒敏著
《师友感旧录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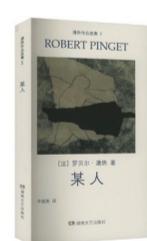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学者温儒敏的随笔小品。分三辑：第一辑回忆师友，大都是笔者曾聆教或共事过的北大学者；第二辑讲述北大传统与校园轶闻趣事；第三辑是自叙，叙说笔者求学与治学的经历。书中呈现数十年来学界与北大的某些光影，刻写生动传神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 88元
德艾约博著
《以竹为生：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》



本书勾勒了四川夹江县一个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。传统上，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，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，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 83元
李建新译
《某人》
[法]罗贝尔·潘热著



罗贝尔·潘热，法国“新小说派”代表作家，1919年生于日内瓦。《某人》感知的是平庸日常中每个人思维中蠕动的激情，捕捉在虚无中颤动的生命力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